

民国时期造园教材的发展脉络研究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Gardening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徐 莉¹ 朱明正² 吴 华¹
XU Li¹ ZHU Mingzheng² WU Hua¹

(1. 福州工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福州 350715; 2. 福州川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福州 350399)
(1.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F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Fuzhou, Fujian, China, 350715; 2. Fuzhou Chuanshan Culture Media Co., Ltd., Fuzhou, Fujian, China, 350399)

文章编号: 1000-0283(2024)10-0076-06
DOI: 10. 12193/j. laing. 2024. 10. 0076. 009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4-05-09
修回日期: 2024-07-23

摘 要

以民国时期造园教材为对象, 运用文本分析法,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和研究风景园林学教材在建构中国风景园林学学科中的重要视角。依据民国时期造园学者对现代造园学的认知历程及主要表征, 梳理造园教材在民国时期建构中的呈现要点, 辨析其从“单一”到“多学科”的特征衍变, 并观照现代转型之下从“LA”到“造园学”的转译。结果发现, 中国风景园林学首先是在民国初期接受了作为园艺学的概念, 其次在探索本质的过程中接受了作为森林及建筑学的概念, 并在三个学科中与传统中国文化相结合, 奠定了当今风景园林学的基础。旨在从本源探析中国现代风景园林学的特征, 对重新审视中国风景园林学的源流与建构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民国时期; 造园教材; 发展脉络; 造园学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extbooks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bject. It uses the text analysis method to examine and study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extbooks in constructing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cognitive process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horticulture by gardening schola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key points of the presentation of gardening textbook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alyzes their characteristic evolution from “single” to “multidisciplinary”, and observes the translation from “LA” to “horticulture” under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It is found that China’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irst accepted the concept of horticulture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nd secondly, accepted the idea of forest and architecture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the essence, and combined it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three disciplines,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today’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is study is helpful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China from its origin. It is of great value to re-examine the origin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Key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teaching materials for gardening; development ve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徐 莉

1995年生/女/河北张家口人/硕士/助教/
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及历史理论

朱明正

1995年生/男/安徽安庆人/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及历史理论

吴 华

1995年生/女/福建龙岩人/硕士/助教/
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

*通信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1349758380@qq.com

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思潮相互激荡, 相应的新潮教育主张也层出不穷, 造园教材正是在这样历史语境中蹒跚起步。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怀揣着不同教育理想, 纷纷进入造园教材编写领域, 使中国造园教材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依附

别的学科到独立成科、从零散化到体系化的飞跃。1922年江苏省立第二农业学校首次设置了“庭园学”课程^[1], 从而展开了造园教材的建构。文章以民国时期(1922-1949年)为重点, 以1921年之前为参照, 分析期间发生的事件和运动在不同程度上对造园教材内容

建构与发展产生的影响。依据这些建构与发展,将民国时期造园教材的发展脉络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21–1928年造园教材曲折发展的“草创期”;第二个阶段是1929–1949年造园教材本土化的“探索期”。本研究旨在探讨民国时期造园教材的建构,并为在专业目录调整之下重新审视风景园林学提供些许借鉴。

纵观现有研究,对造园教材的涉及为从不同视角探讨学科建构之初的理论要义提供了主要的切入路径。如赵纪军等^[2]剖析了多学科视野下中国近代造园理论建构的要旨与路径;林广思、丁绍刚、成玉宁等^[3-6]回顾了学科建构的开展,均增进了对造园教材建构之部分的深入认识,但遗憾的是,以上研究未能意识到教材具有承载学科教育思想和观念的重要功能。而本文以“造园教材”为切入点,梳理其发展脉络,有助于弥补造园教材研究的缺环,从而丰富中国风景园林学科史的研究。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选题创新。目前在国内风景园林教育史领域,多数研究从学科教育入手,缺乏对教材建构历程的梳理及其特征研究的相关著述。(2)视角创新。以梳理造园教材发展脉络为切入点及主线,揭示其背后的教育理念和学科观念的演变,有利于更清晰地认识到民国时期造园教材的复杂性和教育观念的多样性,且立意鲜明。

1 研究方法

1.1 文本分析法

由于“民国时期的造园教材”直接体现于各类已出版的文本著述之中,因此文本分析法是本文的重要研究方法。通过对专著、编著类书籍刊物和文件,学术期刊、会议文集的论文及部分相关学术论文等资料的搜

集、鉴别、整理及分析,全面了解和掌握民国时期造园教材的内容,并根据当时的教育学界情况和各种学术思潮进行分析,以求获得较为全面、客观的结论。

1.2 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主要针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一定相似性及可对比性的对象来使用。(1)历时性的比较研究,即纵向对比。主要指将不同发展阶段的造园教材进行对比,还原其理念传播与演变的具体过程,从而辨析阶段性的特征。(2)共时性的比较研究,即横向对比。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学科背景下教材理念编写的比较,研究其理论要义与学术认识的异同性,分析中外学术互相交融和渗透的内在联系。

1.3 知识考古学方法

“知识考古学”指一种对已有的知识进行深度挖掘,通过提取已有知识空间中的历史时间因素,从中发掘出被现存历史所掩埋的宝贵的历史线索,并对现有知识进行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7]。使用该方法不仅要研究造园教材的内容、形式、作者和读者反应等,还要理解造园教材、作者以及作者背后各种力量的关系,从而重新检视造园学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其历史背后的真实编写理念。

2 现代转型之下从“LA”到“造园学”的转译(1921年前)

2.1 日本“造园学”的形成

明治40年代初期,日本首次冠以“园艺”之名创立了东京府立园艺学校和千叶县立园艺专门学校,并首次将“庭园”明确规定为“园艺”教学内容之一,日本的造园教

育也从此开始。

为何最终确定为“造园学”?就日本造园教育建设初期,东京帝国大学农学科中农、林两学科分别由农学原熙教授和林学本多静六教授设置了“庭园学”和“景园学”课程。这两个课程的称谓都是从英国的“Landscape Gardener”翻译过来的,只是两位教授所受影响不同,将“Landscape Gardener”转译成不同的词语。但其内容上是相同的,服务的对象都是富裕阶层的个人宅邸庭园或是富裕市民娱乐的公园,仅局限于庭园等私人场所。而同一个院校中学科名称不统一,两位教授又均是日本学术界德高望重的学者,各持己见,就此导致学术派的争鸣。与此同时,美国伴随着“城市病”的不断蔓延^[8],学者奥姆斯泰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开始借鉴英国的风景园林现代化运动,在纽约建设中央公园,在芝加哥、波士顿、旧金山等地营建了改善城市环境的大面积绿地^[9],并将这些实践活动称之为“Landscape Architecture”。其主要目的是区别于英国传统的“Landscape Gardener”^[10],这不仅仅意味着造园在用语上进入了新的领域,且从这些实践活动中可以看出“Landscape Architecture”较之英国的“Landscape Gardener”范畴更大,更侧重于公园等城市空间^[9]。而日本又从中受到了影响。“Landscape Gardener”从英国传到日本,又和美国传来的“Landscape Architecture”相遇。直至后来,日本学者通过中国计成所著的《园冶》中得知了“造园”一词,这直接启发了日本“造园”概念的产生,认为“庭园”属于“造园”的一部分,此时日本已经接近了美国的“Landscape Architecture”。1919年,经过东京帝国大学林学与农学两个学科的相关教育者协商,双方最终认为“造园”言简意赅,随后便把造园教育学科统一规定为“造园学”^[11]。

这就是日本“造园学”形成的经过，同时也标志着日本的造园学形成了初始的教育体系。

2.2 中国引介“造园学”的缘由

民国初期“造园”被引介中国是直接受到了日本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陈植实现的。陈植于1919年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学习，在他留学之时正是日本学科名称统一的时期，可以说陈植最接近日本造园教育改革的前沿。

1921年，陈植在林学博士本多静六教授处见到了来自中国的《园冶》，并且得知日本将中国的“造园”作为学科的称谓，感到十分惊讶^[12]，回国后立即投入中国造园学科的建设中。陈植在1925年出版的《观赏树木学》中首次使用了“造园”一词，而同时期的园艺学者却将学科译为“庭园”。1935年陈植编写的《造园学概论》教材中直接针对园艺学的“庭园”提到：“至于‘造庭园艺’，则以庭园、公园，以及各种装景中，应用园艺（Horticulture or Gardening）者，仅小部分，‘造园’云云，故断不能视为园艺分类之一，而于园艺之上，以造庭两字冠之，另成一学术上正式名词，盖可知矣。且考‘庭’之字义，系阶前之称，以‘庭’一字难概其余，故识字论义，俱难适用。”^[13]陈植和园艺界人士虽都主张“复兴国粹”，但他们对学科的内涵却有不同见解。“庭园”与“造园”，究竟哪个更合适？陈植以日本为先例，进一步探

讨了日本造园学科初创之时定名的经过^[13]。此外，在课程设置上，陈植于1931–1933年在国立中央大学森林系开设了“造园课程”，1939年该学科被国民政府列为森林学系的选修课程^[3]。显然，“此学之名为造园也……业已成为定案”^[14]。

3 1922–1928年造园教材的草创期：曲折发展

3.1 高等教育的确立

五四运动以后，民主自由思想深入人心，教育宗旨自然也在教育界引起了争议，最终在1922年11月新的学制系统被正式宣布，即“新学制”也称“壬戌学制”，改革废除了民初制定的“教育宗旨”，改用“教育本义”。高等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大学教材的建设，相应的教材也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发展的态势，内容上根据各级高校主要的教学目的编写，使用形式上多数是将教师的油印讲义分发给学生。如陈植的《造园学概论》最初是以讲义的形式用于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学；1926年陆费执编写的《中等园艺学》讲义用于教授造园课程。

3.2 造园教材编写的日本影响

中国造园教材之所以会受到日本的影响，一方面和中国维新派学习日本变法的背景有关。1868年日本发起的“明治维新”运动取得了巨大成效，而清政府的朝野人士从甲午

中日战争中了解到日本维新后的力量，并试图向日本学习他们的富强之道。另一方面，日本的教育体系已经比较完善，适合同样是东方国家的中国学习。因此当时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和鼓励学生留学日本。从表1的内容可以看出在造园教育建设初期，留学生大多是从日本留学归来，不免在造园教育体系、课程设置及教材编写上都效仿日本。例如，从日本东京府立园艺学校与东南大学农科园艺系课程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相似性（表2）。东京府立园艺学校于1917年进一步深化园艺教育，将园艺学的内容分为“栽培”和“庭园”两部分，其中果树与蔬菜属于“栽培”，观赏植物和庭园属于“庭园”^[15]；东南大学农科的园艺系课程包含苗圃学、温室花卉、庭园学、观赏植物和制图学，其中根据课程教授的内容也可将苗圃、温室花卉归为“栽培”，庭园、观赏植物和制图归为“庭园”。由此可见，东南大学农科的园艺系课程的设置是在参考日本的基础上，仅根据当时的国情做了局部的调整^[5]。再者，如陈植1925年编写的《观赏树木学》，参考了日本造园学家上原敬二博士所著的《造园树木》^[16]；童玉民1926年所著的《造庭园艺》，其在编辑大意时所述“本书材料，概自东西洋著名书籍选译……”^[17]。

3.3 民初编写造园教材的尝试

相关造园学者的学术背景主要为：林学、

表1 造园学者在造园教育起步阶段的留学情况
Tab. 1 The situation of gardening scholars studying abroad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gardening education

姓名 Name	留学时间 Time to study abroad	回国时间 Time to return home	留学背景 Study abroad background
章守玉	1918 年	1922 年	日本千叶高等园艺学校
童玉民	1912 年	1919 年	日本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
吴耕民	1917 年	1920 年	日本静岗县兴津园艺试验场
陈植	1919 年	1922 年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表2 东京府立园艺学校和东南大学的园艺系课程对照
Tab. 2 Comparison of the courses of the horticulture department of Tokyo Prefectural Horticulture School and Southeast University

东京府立园艺学校（1917 年） Tokyo Prefectural Horticultural School (1917)	东南大学（1927 年） Southeast University (1927)
果树学	苗圃学
蔬菜学	温室花卉
庭园学	庭园学
观赏植物（花卉装饰、盆栽、温室管理）	观赏植物
—	制图学

园艺学与建筑学专业。其中，建筑学中的相关造园课程是由自己开设或者邀请园艺学教师开设^[4]，林学中最早是由陈植开设，但从陈植留日回国的时间上来看，晚于最早一批园艺学者的归国时间。因此，园艺系是这个发展阶段编写造园教材的主要学系。

从园艺学编写教材的内容上来看，造园知识最早被园艺学者简单归为园艺范畴。如1926年，童玉民受日本影响将园艺分为果树园艺、蔬菜园艺、花卉园艺、造庭园艺和种苗园艺5种，其中果树、蔬菜、种苗园艺被合称为实用或营业的园艺（commercial gardening），而花卉园艺和造庭园艺被合称为娱乐的园艺（amateur gardening）^[17]。纵然在研究内涵上，园艺学者认为的“造园”内涵是偏于“庭园”的。其具体教授的内容涵盖了庭园的设计、施工和管理的全过程知识^[18]。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将庭园“形式”和“要素”作为庭园设计的核心内容。李驹编写的《风致式庭园之路线计划》^[19]《规律式庭园之略历》^[20]即为典例，两篇文章分别研究了庭园“要素”基于“风致式”与“规律式”形式之上该如何设计。在现代造园建设初期，理论与方法还未深入和具体时，这成为了当时园艺学者公认为普适于“庭园”的营造手法。

此外，在学科名称的使用上，20世纪20年代前后，园艺学者将landscape art、landscape gardening、landscape design、garden making等

专业词汇引入国内，根据自己的理解或是直接引用日本翻译，将这些词汇译为“造庭园艺”“风致园艺”等，并以使用“庭”居多，童玉民编写的《造庭园艺》教材（图1）便是典型之一^[17]。这些译名的多样性，恰恰反映当时学者对造园学认知的含混性。

4 1929–1949年造园教材的探索期：本土化
4.1 高等教育宗旨的变革与发展

1929年，《大学组织法》与《大学规程》相继出台。其后，1931年《专科学校规程》正式发布。其中，有关于造园教学的规定，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国高校分系统一课程规定，首次将造园学列为园艺学系的必修课及森林学系的选修课。在建筑学系中，与造园学相关的课程（如“庭园”“都市设计”）也被列为选修课程。陈植作为中国造园学的奠基人，在《对改革我国造园教育的商榷》中提出了不同院校造园专业的设立：农学（园艺学）、林学，工学中的建筑、城市建筑以及环境、艺术等学院，均根据国家的需要，分别设立相应的造园教育体制^[21]。显然，在这个发展阶段，造园的教育制度逐渐完善。

4.2 造园教材编写的欧美影响

1924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国立大学校条例》，其明确规定必须以美欧各国著名大学为教育目标，这标志着中国近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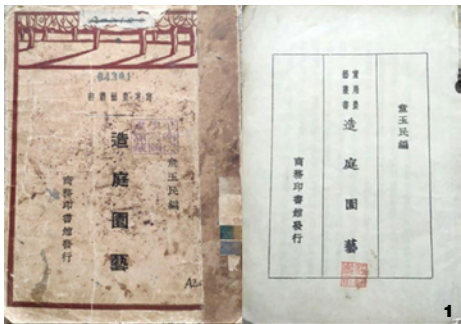


图1 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童玉民《造庭园艺》
Fig. 1 Tong Yumin's *Building Garden*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1926

高等教育由日本转向美国为效仿对象。20世纪20年代，美国一些院校开设的风景园林学课程中使用“Landscape Design”为课程名称^[22]，留学美国俄勒冈大学的刘福泰受其影响，在1928年将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科中“庭园设计”课程更名为“庭园图案”（Landscape Design）^[4]；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初创时，设置了必修课和选修课，这也是效仿了美国伊利诺大学建筑系^[23]的教育体系。此外，根据相关资料查阅得知，1932年浙江农学院图书馆藏书共计2 804部，14 343册，其中中文11 241册，西文1 306册，日文796册^[24]，显然西方的书籍超过了日本，其影响在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界占据了主流地位。

4.3 造园教材尝试本土化转译

随着社会变革的更替、知识不断地扩充

和积累，以及人员学术背景的多元化，学者们开始把目光聚焦到探索本土的造园文化上。以陈植为代表，见闻日本将中国的“造园”作为学科的称谓，回国后以英、美、德、日4国的文化作对照，籍诸史据为中国的“造园”正本澄源。20世纪30年代前后，陈植一方面遵从前辈的建议，另一方面受“新学史”研究方法的影响，系统开展对造园史的研究，尤其是对本国造园史的研究，开创了中国人对本国造园史探索的先河，并为建设独立的造园学科提供了史论基础。

在陈植的推动下，造园教材的内容开始从单一的园艺学“庭园”转向更为广泛的“造园”领域。陈植参照日化过的西方LA的造园体系，通过对学术用语的转译加工和知识体系的拆解重构，认为“造园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其包括公园、庭园以及一切除建筑之外的装景设计，除了林学（树木）、农学（园艺）、水产（荷、菖蒲及其他各种水中动物之养殖）外，还与美学、土木学、建筑学等亦有密切之关系，故造园乃一综合之科学^[13]。这种跨学科的视角，为造园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其本土化转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比上原敬二的造园学体系^[25]（表3）不难发现，陈植在参考上原敬二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造园学体系的思考，两者既有关联又有区别。其不同之处在于陈植强调的是造园学与各种学科之间的关系，而上原敬二探讨的是造园学内部的知识体系。这不仅体现出陈植在探究造园学本土化自成体系上的重大成就，也进一步明确了造园学作为“综合性”学科的定位。

与陈植类似，程世抚同样认为造园学为“综合性之应用科学”^[26]。并且，他在浙江大学的观赏园艺专业中首次设立了“都市计划”课程，为中国造园课程的设置开创了先河。

这一举措不仅丰富了造园学的课程内容，也为其在建筑领域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此外，造园学者们的不断探索和实践，直接影响了教育部对造园学科的建设。1940年，教育部发行的《大学科目表》中明确规定了相关造园课程的设置（表4），将造园学确立为园艺学系的必修课程和森林学系的选修课程，并在建筑工程学系中将“庭园”和与造园学相关的“都市设计”两门课程定为选修课程。这一举措为造园教材的编写和教学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向。

5 结语与讨论

经过对民国时期造园教材发展脉络的深入研究，得以窥见中国风景园林学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演变轨迹。这一时期的造园教材不仅是中国现代造园学从模仿到本土化、从单一到多元化发展的重要见证，更是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缩影。

研究发现，中国风景园林学在民国初期主要以园艺学的概念被引入，把“形式和要素”作为造园设计的核心内容，随后在探索其本质的过程中，逐步接纳了森林学及建

表3 陈植《造园学概论》和上原敬二《造園の眞諦と造園教育》的造园学体系对照
Tab. 3 Comparison of gardening systems between Chen Zhi's *Introduction to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Uehara Keiji's *Landscaping Education with Shin-giving up in Landscaping*

陈植造园学之体系 Chen Zhi's system of horticulture	上原敬二造园学之体系 Keiji Uehara's system of horticulture
造园学泛论	造园泛论
造园工学	庭园
造园材料学	公园
造园建筑学	公共造园
风致园艺学	宫廷造园
造园设计学	造园史
造园史	
造园管理学	
风景学	
庭园学	
公园学	
都市计划学	
造园行政学	

表4 《大学科目表》中相关造园课程情况
Tab. 4 Information on related horticulture courses in University Table of Subjects

系 Department	必修 Compulsory	学年 Academic year	选修 Elective	学年 Academic year
园艺学系	蔬菜园艺学	第二学年第一二学期	苗圃学	第二学年
	果树园艺学	第三学年第一二学期	观赏树木	第三学年
	花卉园艺学	第三学年第一二学期	—	—
	造园学	第四学年第一二学期	—	—
森林学系	—	—	造园学	第四学年
建筑工程学系	—	—	庭园	第四学年第一学期
	—	—	都市计划	第四学年第二学期

筑学的理念，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奠定了现代风景园林学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草创期，造园教材受到日本园艺学的深刻影响，呈现出对造园学认知的含混性。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进入本土化探索期时，学者们开始寻求将西方科学理念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造园理论。这一时期，造园教材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质量上也显著提升，逐步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造园知识体系。

俗话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借教材这扇窗口审视和研究风景园林教材的发展脉络，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风景园林学的学科内核，也为当今风景园林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与知识体系的更新，需要重新审视风景园林学的学科属性与知识体系，以确保其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深入研究历史，能够更好地理解过去的探索与尝试，为未来的学科发展指明方向。因此，本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对当前及未来的风景园林学发展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

注：文中图表均由作者自绘/摄。

参考文献

[1] 邓继光, 章守玉.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园艺卷卷1[J].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05): 38-39.

[2] 赵纪军, 张昇. 多学科视野下中国近代造园理论的源流与建构研究[J]. 风景园林, 2021, 28(06): 10-17.

[3] 林广思. 回顾与展望——中国LA学科教育研讨(2)[J]. 中国园林, 2005(10): 73-78.

[4] 林广思, 黄雯雯. 国立中央大学造园教育的发展及影响[J]. 中国园林, 2022, 38(02): 37-41.

[5] 丁绍刚, 叶宁. 中国近代农科风景园林孕育与发展[J]. 中国园林, 2018, 34(12): 68-72.

[6] 成玉宁. 中国风景园林学的发端(1920s-1940s)[J]. 中国园林, 2021, 37(01): 22-25.

[7] 郝庆军. 作为研究方法的知识考古学[J]. 天津社会科学, 2004(04): 112-116.

[8] 许浩. 美国城市公园系统的形成与特点[J]. 华中建筑, 2008, 26(11): 167-171.

[9] 房宸. 程世抚先生学术思想及职业实践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8.

[10] 张晋石, 杨锐. 世界风景园林学学科发展脉络[J]. 中国园林, 2021, 37(01): 12-15.

[11] 沈悦. “二战”前后日本造园教育回顾与展望——以实践教育为例[J]. 风景园林, 2021, 28(10): 27-40.

[12] 翁经方. 陈植和“造园学”[C]// 中国风景园林教育学术年会论文集. 上海: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007.

[13] 陈植. 造园学概论[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14] 陈植. 记明代造园学家计成氏[J]. 东方杂志, 1944, 40(16): 34-36.

[15] 小坂橋二三男, 進士五十八. 小澤圭次郎(醉園)の東京府立園芸学校に於ける造園教育について[J]. ランドスケープ研究, 2009(5): 786-795.

[16] 陈植. 都市与公园论[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0.

[17] 童玉民. 造庭园艺[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6.

[18] 国立中央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一览[Z]. 南京: 国立中央大学, 1928.

[19] 李驹. 风致式庭园内之路线计划[J]. 农学杂志, 1930(7): 11-21.

[20] 李驹. 规律式庭庭之略历[J]. 农学杂志, 1928(4): 139-144.

[21] 陈植. 对改革我国造园教育的商榷[J]. 中国园林, 1985(02): 51-54.

[22] PWTTEE S L.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American[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1924(3): 171-177.

[23] 龚凯. 建筑系六十一年发展概况[Z]. 杜顺宝, 2019.

[24] 陈义产. 浙江农业大学图书馆发展简史[J]. 农业图书馆, 1987(04): 78-82.

[25] 上原敬二. 造園の眞諦と造園教育[J]. 造園学杂志, 1925, 11(10): 3-8.

[26] 程世抚. 研究园艺学之途径与充实大学园艺教育之商榷[J]. 新农季刊, 1941, 1: 8-12.